

家庭文化資本對學校教育影響之研究： 以農業縣山區小學為例

翟本瑞

南華大學社會所教授

摘要

偏遠地區學校常被視為資源缺乏的學校，學童學習成效不佳被歸咎為資源不足所致。本研究以某農業縣山區小學為例，比較其附近的幾所小學，說明家庭文化資本才是影響學童學習成效最重要的因素。

關鍵字：文化資本、學校教育、學習成效

「爸爸，暑假帶我到迪斯耐樂園玩，好不好？」

「為什麼忽然想要到迪斯耐樂園玩呢？」

「因為我所有的同學，除了我以外，都去過迪斯耐樂園玩過！」

四年前，就讀托兒所大班的女兒，提出了上述要求。她是就讀於南部某國立大學（以下用 C 大代稱）附設托兒所，該園位於校內教員宿舍區中，園地寬敞、設備充實，園中學生全部都是該校教職員的子女，內人原先任教 C 大，所以女兒自然就讀附設托兒所。C 大教職員子女，如果住在校內宿舍或是學校附近的，會就近讀附設托兒所；小學階段除了一部份就讀距 C 大五分鐘車程鎮上的 T 小，大部份在學校後門走路兩分鐘的 S 小就讀。S 小是個鄉間迷你小學，若非 C 大設校，山區學校學生人數逐年減少，已經面臨廢校的考量了。然而，C 大設立後，幾年前 N 大也在附近設立，教職員子弟亦有一部份就讀該校。S 小一度可能成為 C 大附小，果真如此，國立小學與縣立小學在學校資源上也將會有相當大的差異。S 小因 C 大設校土地被徵收而重新覓地在 C 大後門現址建立全新校園，當時的副總統還蒞臨啓用剪綵，附近其他中小學老師以及一些中上地位家庭也將子女戶口遷入就讀，於是，學生人數逐漸增加，目前全校每個年級都已經增加成兩個班，全校大約有三百名學生。就農業縣份偏遠地區小學人數逐年減少的現象而言，S 小毋寧是個特例。

在這之前，帶女兒在宿舍區內的小公園玩耍，有時聽到或參與小朋友們的對話，也約略對 C 大子弟在 S 小的價值取向與生活狀況有所瞭解。有一次，小朋友們聊天表示，S 小各班的班級幹部與比賽代表幾乎都是 C 大子弟擔任，宿舍區中每個小朋友都擔任班級幹部，這引起了我的關心。的確，每次到 S 小接送女兒時，總會看到許多恭賀的海報，幾乎全縣英語演講比賽、鋼琴比賽、繪畫比賽，都會有 S 小同學得名。許多 C 大子弟就在國外出生、成長、甚至每年都出國，從小學鋼琴、電腦、各種才藝，不得名才有點奇怪。又有一次，聽到宿舍

區的媽媽們對話，表示在 T 小，老師出作業時會強調一般同學寫多少遍，但 C 大子弟可以少寫一些。說的人雖然並不以為然，但此一現象畢竟客觀存在，同樣的學生，居然在作業上採一班兩制，難道是「因材施教」？

幾年後，我特地詢問 T 小的人事主任，是否有此現象。他表示，C 大家長對子女相當關心，任教老師都有相當大的壓力，過去的確有此現象，不過，現在他們已經將 C 大子弟集中在同一班級，不但可以減輕老師壓力，更不致對其他學生產生相對差異感覺。他並表示，這也是為什麼 S 小的老師流動率很大，除了偏遠地區老師任教意願較低外，各班都有約三分之一家長特別關心的學生，教學壓力相當大，很難滿足所有家長的需求。似乎，附近的中小學老師都知道此事，甚至也有不少老師將自己的子女送到 S 小就讀。

於是，在同一學校甚至同一班級中，老師面臨兩群不同背景的學生，這對教學與生活學習上，都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。固然，學生背景差異早已存在各級學校不同班級之中，除了私立明星貴族學校外，否則異質性差異是相當普遍的現象。然而，像 S 小一般，山區務農為生的地區居民子弟，與外來社經地位較高的教育團體子弟，兩個族群在同一班級學習的情況並不多見，正足以利用此案，觀察教育過程中所存在的諸多問題。班級幹部為高教育族群子弟包辦，可能有老師主觀評價的因素在內，但更有可能的是，該族群子弟在特定文化氛圍下，容易培養出擔任班級幹部所需的條件。

本文目的即在於檢視家庭背景差異，對學校教育所可能產生的影響。內文引述資料為多年參與觀察之記憶與感受，無法一一註明時地與訪談者，是一初探形態的研究記要。

一、S 小與鄰近地區小學的狀況比較

從對 S 小附近三所小學的描述，我們較容易得知其屬性。T 小是 M 鎮從省道往 C 大路旁的一所小學，C 大有不少教職員工居住在附

近，但 C 大子弟在學生總人數中的比例不高，除了某些特定效應外，一切就如同小鎮典型小學一般。

L 小是深山區迷你小學，所有家長都以種水果及務農為生，由於山區幅員遼濶、工作辛苦，父母不識字或隔代照顧情況相當普遍，不少學生的母親是外籍新娘，家庭成員間的溝通也存在相當多問題，家長在學生放學後很少與學生討論功課，據聞該校歷屆畢業學生，僅有一人曾經考上大學；由於學生人數愈來愈少，為了不被裁撤，許多不足齡的小孩，因家長工作無法照顧而提早就讀，鄉民將學校充當托兒所，讓子弟讀兩次一年級的情形亦不少見。L 小雖然山明水秀，空間寬敞，但除了原先居住的附近村民外，顯少有外地人士就讀；如果戶籍設在 N 大校內宿舍區的教職員，其學區應該是在 L 小，但從來沒有任何一位 N 大教職員，讓子女就讀 L 小，除了距離較遠外，文化差距應該是最重要的考量。N 大子女除了就讀 S 小外，尚有一位就讀 D 鎮的 D 小，每天開車接送來回總共要一個多鐘頭，捨棄鄰近五所較近的鄉間小學不讀，家長的用心可想而知；此外，N 大子弟中，另有一位就讀於鄰近縣份以升學著名的明星私立中學，每天家長要花超過三個小時專車接送，亦可見出家長的苦心。

Z 小分校離校本部約兩公里，借廟宇旁房間上課，每兩個年級編成一班，人數相當少，主要為 N 大所在地區村落子弟，以及部份山區 L 小學區關心教育的家長的子女就讀，在教學上由於兩年級編成一班，難免會影響到彼此學習，其學生人數逐年減少，也面臨裁校的壓力。

總而言之，隨著鄉間人口外移以及出生率降低，學生人數逐年減少，大部份山區學校都面臨減班甚至裁撤的壓力。關心子女教育的家長，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，會將子弟轉到鎮上學校就讀，甚至到城市學校就讀；無力遷移者，或外出工作但無法照顧子女者，只得將子女留在山區就讀。目前台灣各地區的學校，在設備上差距不大，但在師資與學習環境上，則可能有較大的差異。

學校	學校性質	班級與人數	地理區位
S 小	M 鎮山區鄉間小學	每屆 2 班,共約 300 名	位於 C 大 N 大附近
T 小	M 鎮上省道旁	每屆 6 班	位於省道旁
L 小	D 鎮深山區迷你小學	全校約 30 人	深山中交通不便
Z 小分校	D 鎮山區鄉間小學	兩屆 1 班,約 30 人	借廟宇旁 3 間教室

S 小原本也是鄉間小學，位置約略與 Z 小分校相當，不像 L 小居在深山之中，但也不像 T 小般位於小鎮邊緣、交通方便。S 小興建全新校舍，設備新穎，目前有兩棟教室大樓，包括電腦教室及各科任教室。就偏遠鄉間小學而言，在設備及教學品質上，都算是高水準的學校。班級人數上，由於達到 40 人就可拆班，目前全校每個年級都已經分為兩個班，總人數約三百名，平均每班不到三十人。

該學區除了 C 大宿舍區的教職員子弟外，是以世居附近兩村落的子弟為主，兩村緊鄰 C 大，近年土地增值不少，附近以高經濟價值的精緻水果栽種為主，近年來已在台灣水果市場打出品牌形象，部份居民所得收入高於一般山區農民。就學生家長背景而言，約有三分之二是當地務農家庭，其中不少隔代照顧的情況。另外三分之一則是 C 大與 N 大教職員子弟，以及附近中上家庭子女，其中，有不少人將戶籍遷入以達到入學的資格。就偏遠地區學校而言，這是少有的現象，當然是與 C 大子弟就讀有關。C 大校務會議一度計畫將 S 小納為該校附屬小學，相關章程與計畫都已報部，後來因故未能通過。

S 小設備新穎，除了各校應有的標準設備外，家長也會捐贈諸如電腦室的冷氣等相關設施。其附近有一養雞場，夏日蒼蠅多，家長們發動捐款為一樓教室添購紗窗、紗門，後來雖然是以鄰近事業單位環保睦鄰款項支付，但如果沒有家長們的奔波，相關款項也不會自動撥付。家長會為推廣兒童讀經，亦曾贈送全校所有學生相關讀物。此外，亦有許多在大學任教的家長志願擔任義工，教導其子弟所在班級關於電腦使用、英語會話、兒童讀經、資源回收以及各種不同的才藝。如

與其他小學相較，S 小的義工人數與水準，遠遠高於鄰近所有小學。

S 小前後任校長與 C 大家長，積極地將 S 小定位為 C 大子弟學校，多年的投入與奔波，讓 S 小變得很不像一般山區鄉間小學，即使不是 C 大的家長，亦常以子弟進入該校為榮，從與附近村民談話中，不難感受到此一氣氛。S 小雖然離鎮中心有十分鐘車程，然而，鎮上的安親班與才藝班都積極地招收該校學生參加課輔與才藝，甚至還有專車接送，以方便家長作息。非 C 大、N 大的子女，雖然也有一些積極參與這些課餘的才藝與英語班，但人數上還是以父母親高教育程度家庭子女為主。當然，C 大、N 大家長，送子女學音樂、英文、繪畫、才藝的風氣頗盛，甚至往往送到開車距離超過半個鐘頭的專業才藝教室上課，可見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關心。因此，雖然這個族群僅佔 S 小人數的三分之一，但學校氛圍與發展取向，主要是以此一族群為基調。

如此一來，它也就成為眾人眼中的特殊學校。雖然 C 大、N 大子弟仍有不少就讀其他不同學校，但在一般觀念中，S 小是因這個族群的子弟而顯得與其他學校有所不同。

二、家長態度與學習成效

九年國教推展之後，一些家長擔心國民教育的品質低落，遂將子女送到管教嚴格的私立學校就讀。私立學校因為學費昂貴，且有較嚴格的入學篩選標準，往往成為都會中的貴族學校，不是一般家庭子弟所能就讀的。這些子弟，屬於中上家庭環境，家長對子女教育往往抱持著積極關心的態度，在後來升學競爭中，往往處於較佳的位置。甚至，大學階段以及畢業後，也形成一套彼此熟識的人際關係網絡，也屬於成就較高的族群。此一現象當然不是台灣特有的，無論是在歐美國家、抑或鄰近的日本、香港，教育制度往往並不消融既存階級差異，反而更加強化原有的不平等。中上階級子弟進入明星學校，明星學校的畢業生在社會上處於較佳地位，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大部份社會中。

不過，這是單就表面現象的描述，我們關心的是對現象背後的教

育過程之瞭解。這些階級差異的複製，究竟是透過經濟因素達成？抑或是由社會、文化甚至教育體制所開展？柯曼(J.S.Coleman)在 1966 年針對美國公立學校不同族裔在教育機會均等議題之考察，完成著名的《柯曼報告》¹，探討學校教育資源投入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，結果發現無論是老師的教育程度、設備、圖書、學生平均教育成本等投入項，對學童學業成績影響都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；在原始投入項中，同儕與學校的影響都不顯著，只有家庭的影響顯著，似乎，影響學童學習成效最有效的因素在於家長的態度。

《柯曼報告》結論與一般人常識性想法相違，自此之後，世界各地進行過許多大規模的研究，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的《卜勞頓報告,1967》，但結論都與柯曼報告類似。哈努謝(E.A.Hanushek)針對三十年間相關的研究，整理最重要的 90 項研究，針對其中 377 項功能預測推估進行後設(meta-)檢視，在 1997 年發表〈學校資源對學童學習成效影響力評估：最新資料補充〉²一文，指出過去三十年間教學資源呈現穩定地增加，然而學生學習成效並未隨之改善。文中提出相當多比較項，與本文相關者歸結如下：總體而言，教師測驗成績對學習成效影響在統計上顯著，具有正相關的研究約為三分之一，其餘項次，無論是在行政投入、設備，抑或是在師生比、教師教育程度、教師經驗、教師薪資、平均學生教育成本支出等項上，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；同樣的，師生比及平均學生支出，在不同教室、不同學校、不同地區、不同縣邑之間，也都沒有顯著的差異。³

事實上，影響兒童學習成效的不僅只是學校資源，非正式教育系統中的諸多資源，其影響力可能要比正式教育還來得更為重要，舉凡社區文化、課外讀物、文化活動、大眾傳媒等，都扮演著非正式學習環境，其成效不見得比正式教育要來得差；此外，與其他因素相較，

¹ James S. Coleman, et al., *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*, 1966 Washington: the U.S. Office of Education.

² E.A.Hanushek, "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School Resources on Student Performance: An Update," *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* 19(2):141-164.

³ 是不同的州與州之間因政策的差異，會有所不同。但就台灣而言，教育政策是一致的，此一差異可以忽略。

家長態度與家庭社經條件，對兒童學習成效的影響，可能是諸多因素中最為重要的。事實上，《柯曼報告》等研究中所強調的家庭因素與家長態度，其實代表著經由家庭因素所接觸到的整體社會環境。

由此點再來檢視 S 小在學習環境與學習成效上的特殊性。前文提及，師資、圖書與設備，對於兒童在學校教育中的學習成效，影響並不如想像中的大。就 S 小而言，雖然圖書、設備等都較其他鄉間小學來得更好，但教師流動性大遠比其他學校來得高，雖然大部份老師都相當盡心，但穩定性不夠，有許多同學每年都更換新的班級導師。⁴

S 小的特殊在於家長態度上的特別。幾年前，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級，曾經因為校內有位不適任教師，因而 C 大家長將要升入該年級的子弟集體轉學到城市中的學校，跳過該年級後再集體轉回 S 小就讀，迫使該名教師轉離 S 小，可見 C 大家長的態度之一斑。雖然，從每天接送小孩的車輛可以見出，C 大家長所開的並不是特別昂貴的名牌轎車，但與走路、騎腳踏車、搭摩托車或貨車接送的小孩相較，階級差異明顯存在。家長們在等待子弟走出校門之前，往往會彼此寒暄聊天，務農家長大多禮貌性地打個招呼，但是 C 大家長則會針對教學、師資、才藝班、課外活動、學校環境，交換諸多心得與想法，甚至發動捐款或聯名改革建議給校長參考。

筆者曾經在九十學年度擔任該校家長會副會長，當年會長為一位 C 大教授擔任醫生的先生，另一位女性副會長的先生則從事營建業，自己本身也在上班，三位都屬於一般分類中社會地位較高的族群。相較而言，前一屆會長與副會長均為世居該地區、務農為生的地區意見領袖。兩屆家長會風格全然不同，代表著兩種不同居民文化慣習的差異。家長會成員亦可清楚見出兩個族群的差異：一類是 C 大、N 大及鄰近中小學教師與戶籍遷入者（以下簡稱高教育族群）；另一類則是

⁴ 過多的關懷，甚至從個人想法出發也會造成教學上的困擾。一位老師舉了下列例子說明：有一次週會時天上飄來細雨，由於老師話講到一半，加上毛毛雨沒有太大影響，所以週會也就繼續進行；忽然間，學校接到 C 大家長的電話，指責學校下雨了還讓學生淋雨，要求學校馬上讓學生進教室。待久了的老師當然見怪不怪，但新來的老師紛紛表示太恐怖了，好像隨時都會被家長監視著。

世居山區務農爲生的家長（以下簡稱務農族群）。每次開會時，表達語言與會議討論方式也顯現出兩種不同文化的差異，前者幾乎全體出席，以國語夾雜英語發言，條理清楚且充滿專業學術用語，大部份委員都會留到會議結束；務農族群則出席率不高，會議中較少發言，以閩南語短句表達，且在會議進行中陸陸續續離席，會議進行到一半時幾乎就都離開了。即使是前任會長與副會長，在新的家長會結構調動之後，於會議中也幾乎不表達任何意見，往往中途就離席。高教育族群的家長會代表，特別重視兒童的學習與受教權益，對不同想法不放棄任何表達意見的機會。對話中不但會拿其他都會區學校來比較，也會彼此交換如何改善教學環境的意見與觀念。相較於過去家長會的口語表述方式，新的家長會是以學術語言表達意見。

筆者也曾經持續一年多，每週四早上義務到女兒班上帶讀經活動，因此對全班同學與學習態度都有基本的瞭解。學生有認真與不認真兩類，高教育族群子弟也有不認真者，但大多屬調皮之類，與一些務農族群子弟的漫不經心，仍可輕易區辨出，事後與女兒核對，往往屢試不爽。高教育族群子弟大多在家中吃過早餐才到學校，務農族群子弟則有許多是在村子口早餐店買現成的餐點後，在早自習時用餐。私下問到小朋友，各班前幾名以及班級幹部幾乎全都是高教育族群子弟，反之，班上進度跟不上、有學習障礙者、人際關係不佳者往往是務農子弟。小朋友在選擇下課時的玩伴，性別當然是最重要的考量，但是，這兩個不同族群子弟，較常以同一小組中背景類似的同學爲選擇的玩伴。教室座位安排雖然儘量能將不同族群予以融合，然而，下課時間的玩耍同伴，則是無法規範的。雖然，這些觀察有其主觀性，但還不致於太過偏失，應該算是客觀地描述。

其實，C 大等高教育族群的遷入，雖然提昇了 S 小的教育資源與設備，但同時也剝奪了許多世居務農族群子弟成爲同儕意見領袖的機會。較高的學業成績與擔任班級幹部的機會，因爲高教育族群子弟的遷入而被剝奪，教育資源雖然因而增加，但相對地位反倒有所降低。就筆者與許多小朋友的長期接觸，許多務農居民子弟的聰明、能力都相當高，然而，每次我接觸到這些天真活潑的孩童，心中的感受正如

Paul Willis 在《學習成爲勞工》⁵一書中所刻劃出的，因爲語言類型與文化的差異，學校教育讓差距不大的兒童，逐漸區辨成兩個不同的族群，文化資本較高家庭的子弟，學習取得更多的文化資本，而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子弟，透過教育與學習，在社會分類架構中反倒被安置在文化資本較低的範疇。高教育族群的日常生活世界，充滿了增加其文化資本的諸多環境，他們是用符合增加文化資本的生活方式成長；而務農族群子弟的日常生活世界，對其受教育與學習而言，反倒成爲不利的因素。

這些差異原先就已經存在，家長參與兒童成長的態度，又會增強這些差異。務農族群不少父母外出工作或因工作忙碌，無法照顧其功課，祖父母許多不識字，也沒辦法協助其學習上的困難，有些子弟的聯絡簿家長從來沒有看過。相較而言，高教育族群家長參與子弟的學習，無論在有形與無形的投入，都對子女有相當大的助益。家中有電腦可以上網查資料、用印表機列印報告與資料、參加各類藝文活動、每天督導子弟做功課並檢查相關作業、考試前協助復習功課、寒暑假出國或到處旅行，這都說明了高教育族群享有較高的文化資本，可以在其子弟身上複製較高的地位。筆者有時帶全家驅車到郊外遊玩時，途經山區不經意會遇到女兒同學，與兄弟姐妹自行在路邊遊玩，心中當然也會有些感觸，這些兒童年齡相同、個性差異不大、聰明才智沒有顯著不同，然而，可以想見的是，未來他們很可能處於不同的文化世界，目前讓他們聚在一起的，不過是地理接近、就讀同一學校此一因素。

一位留學英國、曾經擔任過台大某學系系主任以及行政院某部會主管的大學教授，就是屬於比 S 小更偏僻的 L 小學區，他描述初中三年，每天要從山區走兩個多鐘頭到鎮上的學校，放學後再走將近三個鐘頭上坡路回家，這樣渡過一千多個日子。⁶深山務農子弟，也有機會讀到博士，並改變其文化資本與社會地位，然而，這畢竟是少數特例，幾十年來不過就這麼一位，大多數人也就隱沒在鄉野之中，延續

⁵ Paul Willis, *Learning to Labor*, 1981, N.Y.: Columbia U P.

⁶ 1998 年私人談話。

著其父母親的社會關係。

我們很難責怪高教育族群對子女教育所抱持的積極態度。他們的參考點是都會區的文化資源，他們是拿都會區的教育模式為標準，希望能將鄉野學校改造成符合期待的理想教育環境，他們主動促成了 S 小學校改造的過程。

C 大子弟畢業後可能會到城市中讀中學，但如果留在 M 鎮，沒有人要進入 M 國中，幾乎全都選擇到私立的 T 中就讀。該校為教會創辦的私立中學，以英語教學見長，有初中部及高中部，每年寒暑假都會舉辦海外教學。放學時刻，走在 C 大宿舍區，一片 T 中制服，讓人體認到文化資本的重要性。

高教育程度家長雖然來自不同背景，有著各自的成長經驗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其子弟成長的經驗可能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。

三、小結

M 鎮上筆者常去的汽車保養廠，是由一對年輕夫妻黑手起家經營的小廠。夫妻兩家上一代都是務農為生，兒子剛滿三歲、聰明活潑，老板娘表示要送兒子到雙語教學的幼稚園，目前自己多少教兒子一點英文字母和單字，老板則問了許多關於英語才藝班與語言學習的問題。老板娘表示，現代家庭生的少，加上補償心理，總希望讓子女受最好的教育。⁷的確，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，在社會逐漸富裕之後，每個家長都會期望提高子女教育品質。

但是，同樣關心子女教育，不同家庭的子弟，際遇可能就很不一樣。家長希望能讓子弟在最好的師資、最好的設備等最佳教學環境中學習，然而，對教學成效而言，卻沒有任何一項比得過家長對教育所抱持的態度。教育社會學研究社會階層對於文化資本的複製，常發現大部份的教育投入反而強化了原有社會階層的區隔。這些存在每個家

⁷ 2002 年 5 月 13 日私人談話。

庭中，語言表達的型態、生活模式的慣習，以及文化資本的分配，都決定了兒童未來所享有的文化資本及因而可能從屬的階層地位。

教育是第二序的學習，家庭生活則是第一序的學習，所有學習都是立基於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系統之中，經由此一體系所建構出的分類系統，決定了行為舉止的價值高低。⁸因此，在社會化過程中，教育往往已經安置在既有意義脈絡中，受到日常生活世界的分類體系所左右。家長態度其實代表著子弟所處的文化情境，是一個有意義的價值分類系統，文化資本正就是依循著此一邏輯而分配，社會階層也正依此選擇性的親近性關係而構築，布厄迪厄(P.Bourdieu)對文化資本的複製之討論，也正就是在此一情境下而發。

楊巧玲研究不同性質的小學，發現家長選擇學校時考慮因素有所不同，選擇體制外學校的家長，對於既有體制不滿意與不信任，爲了讓孩子在較具人性化環境中成長，雖然學費、交通以及未來升學等不利因素存在，但仍選擇讓孩童進入體制外學校就讀。選擇體制內公立小學的家長主要考量離家近、上學方便以及環境單純。選擇體制內私立小學的家長則相信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好，該校傳統與聲譽、教學認真管理嚴格、師資等因素皆優於公立學校。進入三類學校家長在社經背景上也有所不同。⁹以往，大專院校多設在都會區中，或是另有附設小學提供教職員子弟就讀，然而，C大與N大均設在偏遠山區，教職員選擇都會區明星學校的成本過高¹⁰。C大家長曾試圖將S小收爲附設小學，然因故未能如願；但在過去十年間，透過家長的關注，S小已經不再單純只是一個山區偏遠小學了。

進入S小之前，兩個不同群族的子弟，就已顯現出生活舉止上的不同，即令連穿著與用品，都可以約略區分出兩類不同的風格。年級

⁸ 參見 P.Berger & T.Luckmann, *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—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*, 1966 N.Y.: Anchor。

⁹ 楊巧玲(2001)〈教育基本法有關人民學習權及受教權規定之評析〉，《教育政策論壇》，4(2):1-24，見頁 14。

¹⁰ 當然，還是有 C 大家長將子弟送到都市中的小學，以及體制外的小學就讀，但大多數 C 大家長選擇儘可能改善現有 S 小體制。

愈高，這種區辨性愈益明顯，家庭背景的作用力也就愈益清楚。社會中，運用品位及文化資本來區辨不同階層，相當程度上，保持著穩定的結構。同樣的師資、同樣的課程、同樣的設備，處於同一教室之中，兩個不同族群子弟呈現出不同的教育模式。文化資本對兒童在正式教育系統的學習成效之影響，遠超過師資、圖書、設備等其他因素。

學校教育不是在一個孤立的環境中開展，會受到社區文化相當程度地影響。艾波(M.Apple)等人曾針對家長參與課程設計，以及社區文化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多所討論，希望能檢討社區文化與家長意識對學校教育的可能影響。本文針對南部某農業縣的靠山地區幾所學校比較，以 S 小為研究對象，長期參與觀察並訪問許多家長、教師、學生，以檢視不同學生組成、家長背景、社區文化，對教學過程所可能產生的影響。S 小過去幾年間，受到以 C 大家長為主的高教育族群影響，學校教學環境與整體氣氛有著相當大的變化。從精緻文化的角度來看，這個改造過程相當成功，讓 S 小從一個典型的山區偏遠學校，轉變成精緻的重點學校。然而，從多元文化的觀點來看，這所有的改變，是由少數高教育族群主導的結果，大部份務農家長並沒有參與這個過程，就影響並改變學校運作方式一點，他們毋寧是冷漠的，不少人也為這些轉變而感到高興。然而，由於社區文化差異，以及社會習性的不同，他們的子弟在學校的處境面臨了一種新形成的相對剝奪感，而這是他們無法察覺的。

教育沒有固定的模式，然而，高教育族群家長以其心目中的標準，主導著學校主要發展取向，從校長到老師，在基本價值取向上是與高教育族群一致的，以致於整個學校在學習環境與課程設計上，無法充份依學生與社區特性，安排最佳的教學情境。九年一貫制的推動，希望能將學生特性、社區文化等因素納入到教學實施的過程之中。然而，整體氛圍沒有改變，所能造成的效果也將會是相當有限的。關於學生特性，以及社區對教學與課程的可能影響，現有文獻中討論較少，以致於學界、教師團體，甚至家長，對於教育改革的精神也都所知有限。本文從對 S 小的認識，見出教育改革仍然面對許多社會文化的限制。

每次見到務農家庭的子弟，對他們的天真與活潑，都有著深刻的印象；他們雖然在聰明才智上與高教育族群子弟沒有顯著差異，然而，受到不同文化資本的影響，未來終將開展出相當不同的命運。教育改革花了很大的力氣，希望能將所有的小孩都帶上來，但是，這僅能從形式面上談，在實質面上，我們無法將每個「家庭」、每個社區都帶上來，甚至社區文化也沒有何者為上、何者為下之分判標準，所以無法改變其社會處境。形式上的公平性雖然照顧到了，然而，實質意義下的平等性卻很難達成。教育社會學傳統中，關於階級複製的討論，讓教育蒙上了憂鬱的陰影。

女兒常表示，未來希望仍能與某某同學在同一班，不要分開。我雖祝福她們，但是，命運上，有些朋友未來很難會與她走在同一條升學的路上。我雖長期關心教改問題，但是，對這些現象仍是心有餘而力未逮，千百年來的難題，到目前為止仍然是無解的。

要到何時，學校教育才能將社區文化納入到課程設計與教學精神之中？

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on Schooling Process: A Case study of a mountain-area-primary-school

Ben-Ray Jai

Professor, Institute of Sociology, Nan-hwa University

Abstract

Schools in rural area were treated as resources-lacking one. People thought children in these schools got poor accomplishments were due to lack of resources. In this paper, the author uses a mountain-area-primary-school as a studying case, by making some comparison, to discuss the crucial influences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on schooling process.

Key words: cultural capital, schooling, learning effects